凭窗远望忆红莓

红 孩

春节期间，来自北京郊区的几个朋友给我送来几箱草莓，说尝个鲜儿。还有的朋友说，如果假期方便，可以携妻带女亲自到大棚里采摘。我十分感谢朋友们的盛情。我知道，现如今在郊区的许多农家，都扣有大小不等的温室大棚，有的种植芹菜、韭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也有的种植蟠桃、草莓等水果。就我个人的感受，我最喜欢看草莓成熟的景象。

我对草莓的最早认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印象中是在四五月间，一天，在农场果园工作的母亲回到家，很神秘地从兜里给我们掏出十几个红彤彤的心字型的果子，上面还有许多斑斑的白点。我们问这是什么呀？母亲没有急于回答我们，先把这些红色的果子放在桌子上，然后拿起一个放在我的嘴里，说你尝尝好吃不。我一下子把果子的一半含进嘴里，一咬，便有一股甜滋滋的果汁涌出来，再一嚼，还有嘎吱嘎吱的轻微的声响，是那些斑斑的白点挤压时所特有的感觉。这时，母亲才告诉我和妹妹，这种好吃的果子叫草莓。我问母亲，以前在果园里玩时怎么没有见到呢？母亲说，野生的倒是有过，只是现在果园的管理很严，在果树四周把野草野树都割掉了，过去你们不是还经常能吃到野生的桑葚吗？我说：你们的领导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制度呢？母亲说，领导怎么定就怎么执行，她一个工人管不了那么多。

母亲给我们带回来的草莓，不是野生的，是单位试种的，也就两三亩地，结的果实不是很多。其中，两三箱送到农场领导那里，一箱送到科技站，还有两箱被果园领导分走。母亲兜里的十几个大小不一的草莓，是她利用上班的间隙，从一棵棵被采摘过几遍的草莓枝子上寻找到的。或许是因为对草莓的红色记忆太深刻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和妹妹都管草莓叫红莓。

草莓属蔷薇科，药用价值很高，可以止咳、通便，还可以治疗糖尿病、头痛等等。我第一次采摘草莓是在八年前的春节，那时我住在北京通州。通州是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的家乡，我和当地的许多业余作者都得到过刘先生的关爱与扶持。因此，我们的交往也就很默契。其中，有个叫老孟的诗人跟我是忘年交。那一年的春节，他邀请我们一家到他采访过的一个村庄摘草莓。当时刚过四岁的女儿，第一次走进塑料温室大棚，第一次看到结满红色草莓的植物，瞬间就变得兴高采烈起来。女儿拿着食品袋，在草莓树丛中穿梭。由于女儿穿的是红色羽绒服，我当时只觉得她就是一枚会奔跑的草莓了。我从心里感激老孟给我们安排了这个新春之行。

然而，就在这年的五月，老孟因为心脏病突发，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和女儿时，女儿不由伤心地哭了起来。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哭诉中居然说出了“今年春节孟大大还带我们摘草莓吗”那样的充满孩子气的话。说来很多人难以置信，在我做报纸副刊编辑的十几年当中，老孟竟没向我投一次稿，而我也没主动向他约。但他在很多的场合，一直把我推在前边，推到高处，让我很温暖。其实，老孟的诗写得很好，他八十年代就在《北京文学》、《人民日报》上发表过。

老孟的离去让我非常珍惜朋友的友谊。我生在北京郊区，熟悉北京郊区的一草一木。每有郊区的作者向我投稿，我都会格外地关注。我不怕别人说我的农村情结重，我也不怕别人说我浑身散发着泥土气。郊区的文友们也总是关心我，每次进城，他们都要带来当地的土特产。不过，我要说的是，这土特产一点都不土，甚至是很洋气。譬如：昌平特产的“天意”“红颜”草莓，颜色红润，亮丽，口感清脆，甘甜适度。我没有问这种草莓是外国品种还是自己培育的，当有一点毋庸置疑，它们一定是产自昌平这块土地上的。当然，昌平以及其他的郊区县，也不光产红色的草莓，还产红色的富士苹果，红色的葡萄、提子，红色的红薯，而最让我精神振奋的是，每到“七一”“十一”、春节等重大节日，村村唱红歌，家家插红旗，那真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啊！

不知怎的，越是到幸福的时刻，我的脑海里越会出现当年第一次吃红莓的情形。此刻站在窗前，凭窗远望，我的思绪感慨万千。这既是在贫穷的岁月中对母亲的感念，也是对今天幸福的时代更加满怀希望。

龙 赋

庞 进

巍巍中华，源远流长。远古先民，敬畏上苍；
种种动物，列列天象；集而合之，神龙滥觞。
悠悠万载，浩浩荡荡；与月同辉，与日同光。
华族肇始，文明起航；伴随参与，见证标彰。
一体多元，中原四方。图腾伏羲，徽铭炎黄；
龙的传人，由此启扬。唐尧龙兆，颛顼龙翔；
善龙大禹，治水安邦。文王演易，六龙腾骧；
老子犹龙，道贯沧桑；孔子论易，龙德首倡。
强秦大汉，雄立东方；祖龙赢政，龙种刘邦；
汉武唐宗，威威煌煌；雄才大略，拓土开疆。
融会佛教，敬祀龙王；江河湖海，飞腾潜藏。
兴云布雨，龙之担当；司水放霁，龙之荣光。
龙史历历，龙族泱泱；蛟螭虬蟠，五色尊黄。
龙马精神，健行八荒；鱼跃龙门，前程辉煌。
龙生九子，各擅其长；龙腾虎跃，祥征瑞象；
龙飞凤舞，协和阴阳。龙灯龙舞，激情奔放；
龙舟竞渡，合力齐桨；龙茶龙酒，美味悠长；
龙歌龙曲，余音绕梁；肖龙名龙，龙女龙郎。
时代进步，焕然气象；告别皇权，有弃有扬；
人人可龙，处处龙乡。和平崛起，全面开放；
科学发展，实现小康。神舟飞龙，穹宇翱翔；
百年奥运，世纪乐章；多方惠民，力除孽障；
文化强国，民主兴邦。龙灵在心，龙德当彰；
龙威烈烈，龙志刚刚。包容团结，力聚势壮；
造福众生，泽惠九壤；与天谐行，节俭为上；
发奋创新，适变图强。龙为纽带，凝系希望；
港澳台海，血脉一腔。龙道文明，堂堂亮相；
主体多互，大爱无疆；消弭战火，敦睦八方。
元亨利贞，中华盛昌；世界共美，龙魂永光。

过年，童年最美的梦

梁惠娣

“深院寥寥竹荫廊，披衣欹枕过年芳。”“莫使游华顶，逍遥更过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安分随缘事事宜，平生快活过年时。”……闲读唐诗宋词，读到有关过年的诗词，读着读着，过年的时刻便到了。

小时候，最盼的是过年。

父亲的年，对联是重头戏。过年前，父亲就买来了红纸和笔墨，然后在一个安静闲适的早上，在堂屋里，铺开红纸，拿出笔墨，郑重其事地开始写对联。他写“迎喜迎春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横批便是“迎春”。小时候我看到“迎春”这个词，仿佛眼前就是桃红柳绿、春江水涨、轻燕衔泥的春天了。父亲也写“事事如意大吉祥，家家顺心永安康”，横批是“鸿禧”，那是他对我们全家人在新的一年里的祈愿；他也写“精耕细作丰收岁，勤俭持家有余年”，横批是“勤劳致富”，那是他的自勉。除夕当天，父亲将他亲手写的对联端端正正地贴在堂屋大门的两边，他还在楼梯的地方贴“上落平安”，在厨房贴“丰衣足食”，在鸡圈猪圈贴“六畜兴旺”，在房门上贴“五福临门”……这些春联，寄寓了父亲对新年的美好愿望。

母亲的年，是那温暖的炊烟。过年的时候，母亲总是忙碌在灶台前，给我们做出很多美味的饭菜。最难忘的是，大年初一的早上，母亲早早地把我们从被窝里拉起来，让我们吃红糖糯米粥。在我的家乡，有初一吃红糖糯米粥的习俗，代表着在新的一年里全家人甜甜蜜蜜。长大后，我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乡。但无论我走到哪里，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我都不忘了煮一碗红糖糯米粥来吃，因为那是过年的味道。

祖母的年，是颤颤巍巍地给我们姐弟三人压岁红包，大年初一的早上，祖母总会又给我们一个“添岁”红包，寓意是给小孩添岁添福。多年后，我仍念念不忘祖母的添岁红包。

我们小孩的年，是穿上新衣服，拿了压岁钱，欢天喜地地与同伴相互炫耀，看谁的压岁钱多。除夕夜，将近子时，村庄里就开始放鞭炮，“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绵绵延延地响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通常兴奋得睡不着，于是走出去捡“哑炮”。那时候，家家户户门口的地上满是爆竹的红纸片，陡增几分喜庆的色彩。空气中弥漫着爆竹的硝烟味，那是过年的味道。

过年，就像一朵旖旎的花，开在童年的梦里，兀自散发着醉人的芬芳。

春节作品专号

年味儿的变迁

袁凤忠

花开花落，年复一年，不经意间，我们都已四十多岁，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作节奏的变快，浓浓的春节气氛渐渐变淡，儿时的年味儿也早已成为远逝的风景。

在儿时的记忆里，只要季节的脚步一跨进腊月门槛，古老而新鲜的年味就日渐浓烈起来。孩子们总以过年为乐事，老早就掰着指头算计开来，巴望着春节早些到来。因为在春节期间，可以把平时背不完的题、做不完的作业全都抛在一边，轻轻松松玩耍几天；平时在吃穿方面的奢望，春节里也会得到一次小小的满足。如果能讨得长辈们的喜欢，说不定还能得到几个少得可怜又弥足珍贵的压岁钱。因此，大人们都说：过年，实际上都是为娃娃们过的。

记得小时候，似乎那时的孩子们更盼过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大抵相同，虽然与现在相比，那时物资生活远不如现在，以致有些紧俏物品凭票购买，人们吃的穿的没有现在充裕，但人们的春节过得也有滋有味，因此对那时的春节，记忆也很深刻。那时的过年，对于孩子们来说，春节的祈盼，莫过于春节穿上新衣服、吃上可心的零食、得到长辈们分发的压岁钱，还有放小鞭炮、看扭大秧歌等。春节之际，大人们更讲究吉利，相互说着拜年话，把家里布置得红红火火的，大门上的红对联、红灯笼让人一眼看到喜庆的气氛。不要说年夜饭与现在相比还不够丰盛，也不要说微薄的压岁钱，更不要说相当部分家庭生活的窘境，但人们远远比现在重视春节。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年味儿却越来越淡。论吃，大鱼大肉并非节日才吃得上；说穿，新衣并非节日的盛装，连最重要的过节仪式——吃年饭，也被人们简化成到酒馆饭店里撮一顿了事。忙年忙年，过年就得忙。其实，忙也是一种心气，一种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信心的心气。忙才有味，忙才有趣。但如今这年月，你所需要的一切商家都为你准备好了，只要去一趟商场，年货就买回家来了。即便你想忙，恐怕也忙不起来了。“忙年”变成了“闲年”，年味儿就更加淡化了，以前那种过年一家人围在一起有擀饺子皮的、有拌饺子馅的、有包饺子的，大家忙得不亦乐乎，那情景那感觉已经成为一份永久的追忆了！

细想起来，春节并非光阴流逝所带来的一种必然，而是人们本身的一种需求：千篇一律的日子难免会让人生厌，日复一日的奔波与劳作免不了让人生出一种不堪重负的疲惫，如果能够换一种方式来充实一下生活，找一个理由来松弛一下神经，让热热闹闹的气氛给平淡的生活营造一份别样的滋味和美丽，岂不更好？于是，便有了春节，有了像老人一样慈祥、满含着温馨和抚慰的春节。

很自然，春节之于所有炎黄子孙，无疑是共有的吉祥福祉。不论是飘泊海外、远涉重洋的游子，还是羁旅他乡、辗转迁徙的儿女；无论是挣扎底层、孤陋寡闻的草民，还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贵人，心里无不揣着对春节的眷恋，无不怀抱着对过年的珍视。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诗句，凝结了人们心头几多深情！一俟年关迫近，跋涉于迢迢旅程的人们，那种星夜兼程的匆匆行色，那渴望乡关的殷殷目光，无一不是因春节这根幸福丝带所牵动所濡染。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像我们这样对春节饱含深情，旷世持久，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像我们这样对春节无比虔诚，历久弥坚。

许多年前，我曾听到一个至今令我心灵震撼的凄美故事：一位闯关东的汉子，阔别故乡多年，因苦于没有盘缠一直没回过家，待到他攒足路费时，又逢年关将至，他想该回家与孤苦伶仃的八旬老母团聚。可相距二千多里地的路程，他那点血汗钱只够旅途开销，恐怕到家时连买一瓶酒、一斤肉、扯一块布的钱都没了，于是他决定步行返家。从腊月初一动身到大年三十，他整整走了一个月，一路上忍饥挨饿，餐风宿露，等到家时已是万家灯火的除夕时分，可他的双腿因长途跋涉此刻已肿得每动弹一步都十分吃力，最后实在走不动了，他便开始爬行。一爬二三里，他终于望见了黑灯瞎火的家门，竭尽全身之力喊了一声，“娘！儿回来过年了！”之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春节是一汪净化灵魂的清泉。春节是亲情的凝聚。那四处绽放的礼花和急促欢欣的鼓点，振奋起人性向善的共鸣。平时深陷在世俗纷扰中难以脱身的人们，在流光溢彩的年节里都露出了孩子一般纯真的笑脸。短暂的栖息之后，必定是又一次艰辛的跋涉。

爆竹声里

周 童

幽静的巷子里偶有噼啪作响的爆竹声，沿着古老的泛着碱花的砖墙传到人们的耳边。这个除夕，人们除了能在火爆的爆竹声里体会到年的气息，不知还有什么能够替代这震耳的音符带给我们的喜悦。

爆竹声夹裹着童稚的岁月顿足而去，也捎走了过去年少的轻狂和欢乐。在没有爆竹声的都市里，平日的心情总是收起，放在一件美丽的盒子中，只有点燃冒着烟雾后的一声炸响，才能唤醒沉睡麻木的心灵。美丽的盒子随着炸开的大红色纸片一起翻飞着，似乎它也腻烦了往日的生活，拼命撕扯着五彩的外衣，散出色彩斑斓的火花，炸出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回忆来！

年幼时，每到腊月二十八九，父母便带了我，还有年夜饭用的蔬菜、鱼、肉一起挤上人头攒动的火车。那时的火车速度慢极了，并不遥远的路程也要摇晃着开上几个小时，不过在我的眼里，这晃动着的车厢就似一个巨大的摇篮，每次上车后总是趴在爸爸的大腿上，被这轰然作响的催眠曲唱得合上双眼。醒来后，车已到站，在父母匆忙的脚步中来到奶奶住的大院。那是一个类似于四合院的民居，许多人家生活在同一个院落里，平日里大家相处得很融洽，各家的孩子聚在一起玩闹、学习，谁家要是做了好吃的都会叫上孩子们一起打牙祭。那时孩子最盼着过年，在他们的印象中“年”就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年”就是一身漂亮的衣服。临近大院，院子中传来嬉闹、喜庆的说话声，再加上阵阵炸鱼的香味，让我闻了不由得精神百倍，于是挣脱爸爸的怀抱，寻着四溢的香气奔将而去。

不知儿时的天真在何时，随着潜入夜的微风悄悄地溜走了，只把世俗的岁月刻在生命的年轮上，一圈又一圈，圈住了梦想，圈住了未曾放飞的情怀。

记忆中的三十晚上，不管男女老少都要守岁，等候钟声响起的那一刻。那一刻被轰然炸响、闪着光的爆竹惊醒，人们蜂拥着跑出家门，大人们点亮了各式的烟花，孩子们则在铺满纸屑的马路上追逐着，这时的夜晚已经听不到人声，只有一波又一波的爆竹声猛烈地叩击人们的耳鼓，又像惊涛拍打着人们的心田。人们不由得兴奋起来，大人的脸上也挂满了孩子般的笑容，不时随着入天的爆竹，抬起或低下有些笨重的头。一年当中只有今宵是他们敞开心扉、恢复童趣的时光。只是年的脚步去得匆忙，落不下任何它想带走的东西。

爆竹声里，一片火花就是一片回忆。怀念，等待年夜时的焦急和期盼，还有那如水纯净的心灵。这如此洁静的心呀，不要让城市的繁华和虚浮所淹没。

爆竹声恍然远去了，以往的烦恼和快乐也随之而去。然而，每一年的除夕，爆竹都会再次炸起，在城市的角落中，在自己的心海里……

我喜欢那动人心魄的爆竹声。清脆地炸响，奋力冲向天空，直到撒下七彩的碎屑，才从大家的视线中划过，只有响声回旋在静如止水的星空里。

我也能做一只炸响的爆竹吗？也能炸出一个丰富、精彩的人生吗？也许以后除夕还是这样度过，只有当爆竹声响起，才能看到人们热切的眼睛和眼睛里闪过的一丝愉悦。

倾听春节的声音

薛俊美

竖起耳朵
用心谛听
来自春节的声音
风，静静的
树，沉默不语
大地用洁白
书写最圣洁的语言
寒梅绽开新红
吐出娇媚
迎来春天的鸟语花香

爆竹炸上了天空
撒下漫天的祝福
璀璨的烟火
灿烂了孩子们的笑脸
飘香的年夜饭
牵扯了游子返家的脚步
那浓浓的思乡情啊
如此猝不及防
打湿了漂泊人的心

瞳仁中迸出的
除了幸福
还是幸福

红红的灯笼高高挂
红红的棉袄穿起来
红红的盖头下遮住了娇羞
红红的绸布飘舞着
响亮的锣鼓一声声
敲出老百姓一年的风调雨顺
一生的幸福安康
大红枣儿透着甜
那酽酽的年味儿啊
是经霜后还挂在树上的红柿子
除了快乐
还是快乐

让我们张开新生活的臂膀
一起迎接
红红火火的中国年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中心(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广告部(010)64293890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网址：http//www.ccdy.cn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115号(1-1)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00元